



# 巴爾扎克傳

司蒂芬·支魏格著  
吳小如 高名凱合譯

新文藝出版社

998(52)  
7715

# 巴爾扎克傳

司蒂芬·支魏格著

吳小如 高名凱合譯

· 1951 ·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三月海燕第一版 上海印 0001—2000 册  
一九五一年七月新一版 上海印 2001—400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173) [I V 3] ￥ 27,000

光華印刷廠承印

## 譯序

去年，海燕書店約我翻譯支魏格（Stefan Zweig）的巴爾扎克傳（Balzac），我因為事忙，就轉請了吳小如先生來擔任這工作。不意到了今年，吳小如先生也因為事忙，譯未及半，就放了下來，反過頭來，叫我來繼續，我也祇好硬着頭皮來翻譯了。我的忙碌有增無減，而海燕書店又催稿催得緊，我也祇好倉卒從事，兩閱月而成書。因為我沒有能够找到支魏格的德文原書，兩相校對，想來不妥當的地方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們多多指教。

巴爾扎克是十九世紀的法國大文豪，文學史家認為他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一個小說家。他的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描寫了社會上各色各等的人物，批評家們甚至於認為就是一部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所謂「官史」還要真實的歷史。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的作品都十分的讚許。這樣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他的作品應當是我們所必須精讀的，他的生平應當是我們所必須知道的，海燕書店之所以約我來翻譯這一部書，也就是為的這個原因。

本書作者支魏格是奧地利的維也納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住在奧地利的薩爾斯堡(Salzburg)將近二十年。一九三四年因為受希特勒的壓迫，出國到了倫敦，後來又兩渡大西洋，旅居在美國，最後到了巴西，於一九四二年自殺。這一部巴爾扎克傳是他死後委託他的朋友弗來登賽爾(Richard Friedenthal)給他編輯出版的。支魏格是一個著名的傳記作家，又是詩人，小說家，兼戲劇作家。他所寫的傳記最能表現他的文學天才，他著有安他涅特·瑪利傳(Marie Antoinette)，蘇格蘭瑪利王后傳，麥哲倫傳，伊拉斯莫斯傳(Erasmus)等，曾經名噪一時。這一部書的英文譯本是威廉·羅斯(William Rose)和陀羅塞·羅斯(Dorothy Rose)所翻譯的，由紐約維金書局(The Viking Press)於一九四六年出刊。我們就是根據這個英譯本而加以重譯的。

這一部書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作品，因為作者不但是一個文豪，同時也是一個學者。他爲了這部書花了十年的光陰去搜集材料，除了巴爾扎克一百多部的文學作品之外，還對巴爾扎克一生所寫的一切東西，尤其是巴爾扎克的書信，都加以詳細的研究和分析，把他靈活的運用起來。在材料的豐富方面，這一部書可以說是傳記作品中所少見的。然而在搜集材料方面雖然用學者的精密的態度，而在表現方面卻用了最優卓的文學家的手法。他能够把豐富的切實的材料恰到好處的運用在書裏，而由熟練的文筆把它寫了出來。使我們讀起來就像是閱讀巴爾扎克自己所寫的小說似的。

美中不足的就是作者所用的觀點還不十分正確。他處處在書裏說到女人們對於巴爾扎克的生活的影響，沒有着重的說明時代和客觀的環境對於巴爾扎克的作品所生的作用，他沒有分析巴爾扎克的社會情況。他雖然是一個進步的作家，他自己也會是一個反納粹主義者，但是他的作風還滯留在舊的形式裏。好在我們可以批判地閱讀這部傳記，不要因為他的若干不正確的觀點而模糊了對於巴爾扎克的正當的認識；而他所用的材料是那末樣的豐富，他所描寫的又是那末樣的詳細，除了文筆的美麗之外，他的書總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最使我們慚愧的就是我們的譯筆並沒有把原書的精神充分的表現出來。這也祇好請求讀者們的原諒了。

我曾經發過一個願要在巴爾扎克逝世百年祭的時候譯畢巴爾扎克的全部人間喜劇。到如今，巴爾扎克的百年祭已經到了，而我卻只譯上了人間喜劇的三分之一（二十幾部）我也祇好拿這一部巴爾扎克傳來塞責，作為巴爾扎克百年祭的紀念了。

巴

爾

扎

克

傳

S T E F A N   Z W E I G  
B A L Z A C

本書係根據紐約維金書局 (The Viking Press) 一九三六年刊威廉·羅  
斯 (William Rose) 和多羅塞·羅斯 (Dorothy Rose) 的英文本譯出



巴爾扎克的遺容 E. Giraud 作



德·韓斯迦夫人像 Gigeux 作

# 目 次

## 譯 序

### 第一卷 青年及其早期的努力

一

第一章 童年的悲劇

二

第二章 對命運過早的質疑

三

第三章 德·聖·沃盤·奧雷斯氏小說製造公司

四

第四章 德·柏爾尼夫人

五

第五章 經商的插曲

六

第六章 巴爾扎克與拿破崙

七

### 第二卷 寫作中的巴爾扎克

一

第七章 三十而立

一四四

第八章 黑咖啡

一六六

第九章 德·葛絲特麗公爵夫人

一六七

第十章 巴爾扎克發現他的秘密

一六八

第三卷 巴爾扎克的生活稗史

一五五

第十一章 無名女郎

一五五

第十二章 日內瓦

一五六

第十三章 維也納的告別

一五七

第四卷 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光榮和窮苦

一五九

第十四章 悲慘的一年

一六〇

第十五章 桂都邦尼——維斯岡地伯爵夫人

一六一

第十六章 第二次義大利之行

一六二

〇

第十七章 薩丁尼亞的銀礦.....

三四一

第十八章 戲劇的投機.....

三四二

## 第五卷 『人間喜劇』的作者.....

三五三

第十九章 追逐德·韓斯夫人.....

三六四

第二十章 『人間喜劇』.....

三七〇

第二十一章 聲告的徵候.....

三七六

第二十二章 巴爾扎克這個收藏家.....

三四天

## 第六卷 蓋棺論定.....

三八三

第二十三章 最後的小說.....

三九四

第二十四章 巴爾扎克在烏克蘭.....

三九五

第二十五章 結婚回家.....

三九六

第二十六章 偉人死了.....

三九八

第一卷 青年及其早期的努力

## 第一章 童年的悲劇

一個具有巴爾扎克這種天才的人，稟賦着豐富的想像力，使他能够建立和繁殖一座他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像這樣的人是不大會去斤斤計較他私生活中一些不關緊要事情底真相的。他要把一切的東西都從屬在他那創造意志底專制威權之下。而且最足以顯出他的特性來的，就是在他的世俗生活裏，各種事件的專橫的變態卻從一件通常市民生涯中最難變更的基本事實上開始表現了出來——那就是說，關於他的姓氏。有一天，大約在他三十歲左右，他公開宣佈，說他的姓名並非巴爾扎克·奧瑞利 (Honore Balzac)，而是德·巴爾扎克·奧瑞利 (Honore de Balzac)。他更宣稱他一直持有這個高貴門第的一切特權與名分。事實上，他父親不過只在開玩笑時吹過一次牛，而且僅是在他最親近的家族圈內，說可能他和古代騎士德·昂特拉格·巴爾扎克 (Balzac d' Entragues) 的家族沾一點遠親，可是他兒子

● 德(de)是貴族的美徵。

的有力的幻想，卻挑釁似地把這虛無縹渺的臆測，誇大到成爲一個無可置辯的事實的地步。他在他的函件和著作上簽署『德·巴爾扎克』的姓氏，同時，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紋章漆繪在馬車上，有一次還乘着這輛馬車到維也納去旅行。每逢那些不客氣的同僚們，對他這種妄自尊大有所揶揄時，他使用一種坦然的不害臊的神氣回答說，遠在他，奧瑞利，出世以前，他父親就在官廳的文書上確認他的貴族家世了。因此在他的出生證明書上所可被發現的關於他高貴門第的證明，其真實有效當必不下於蒙田(Montaigne)或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之出生證明書云。

不幸得很，在我們這個殘酷不仁的世界裏，那些對事實一絲不苟的文書，都有一種可惡的性質，牠對於由詩人所創造出來的極炫飾的傳奇，表示出一種吹毛求疵的敵意。這對於巴爾扎克這個被人稱爲愛好真理的人的美譽是一個難堪，因爲那份會被他冠冕堂皇地稱引着的出生證明書，不期而然仍舊保存在杜爾城市中的公文檔案室裏。那裏面顯然一點沒有貴族的『德』(de)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下面，杜爾的村吏用一種淡漠無情的態度記載得明明白白：

『本日，法蘭西共和國七年舊曆第九月（牧月）初二，市民巴爾扎克·伯納—佛蘭蘇，當事人，本城居民，住意大利軍街，沙杜爾地段二十五號，蒞臨此間，向本人——都威尾耶·彼得·約克，出生、婚嫁、死亡註冊者的簽署人——呈報產生一子。上述之巴爾扎克宣稱，此子所承受之姓名爲巴爾扎克·奧瑞利，係於本日晨十一時，出生於其家。』

至於其他有關係的證件，比如那些關乎他父親的死亡，或是他妹妹出嫁的文書上，也都不能供給我們任何貴族家世的證明，因此他的出身，以及那些爲巴爾扎克所信口雌黃的一切譜系的旁枝，都應認爲不過是這個偉大編謊家由於他渴慕的念頭所創造出來的產物罷了。

這各種文件的證明，就法律之嚴格的字句而言，雖然能够使牠們的官司贏過了巴爾扎克，可是他自己威權的意志——他那燃燒着的，創造的意志——終於得伸展其意見，光榮地克服了羊皮紙上嚴峻的真實而獲得勝利。儘管有多少事後的糾正爲了冷酷的真理而產生，可是『詩』永遠戰勝了『歷史』。固然從來沒有一個法國國王會在他或他任何祖先的身上，賜與過一種貴族的特許，但是當後人被詢及這位最偉大的法國小說家的姓氏時，他們卻服從了他的囑咐，答以『德·巴爾扎克·奧瑞利』而非『巴爾扎克·奧瑞利』，至於巴爾薩·奧瑞利（Honoré Balssa）則更是絕口不提的了。

×                    ×                    ×

因為『巴爾薩』（既非『巴爾扎克』，當然更不是『德·巴爾扎克』了。）才是他祖先的真名實姓。他們並無任何紋章的飾品來爲他們這位天資卓絕的後裔藻飾馬車門。他們並不曾穿着輝煌的甲冑馳聘直前，或是參加過羅曼諾克的比武。他們只是把他們的牲口驅向牧場，或是幹着血汗營生，去耕種郎格多克地方的土地而已。巴爾扎克的父親，伯納——佛蘭蘇，於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世，生在靠近康